

得意时不为难别人 失意时不为难自己

人生无常,起起伏伏是常态,没有谁的一生会一帆风顺。如何面对人生的高低起伏,才是衡量一个人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。得意时,能心平气和,保持谦卑;失意时,能不动声色,自愈自强。这,便是成年人最好的姿态。

1

作家罗琳说:“一个人真正的教养,不要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身份高的人,要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身份低的人。”

古往今来,凡有大成者,无一不是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。纵使身居高处,对待旁人,也总是和颜悦色,从不会颐指气使。

作家福楼拜曾偶然看到一位新人发表的短篇小说,他很欣赏小说的构思和文笔,便主动联系了作者。

作者立刻邀请福楼拜来家中做客,一边热情地为他倒茶,一边吆喝老佣人抱来他的文稿。谁知因为地板湿滑,老佣人不慎跌了一跤,文稿散落得满地都是。刚刚彬彬有礼的作家,顿时气得从沙发上跳起来,把老佣人骂得全身发抖。

此后两个小时里,作家不断地在面对福楼拜时的笑脸,和转向老佣人的怒容之间切换。等到福楼拜要离开时,作家想让他带走未看完的文稿。

老佣人战战兢兢地要去整理,作家喝止道:“住手,你还想再糟蹋一次我的文章吗?”他从老佣人粗糙的手中夺走文稿,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福楼拜。

福楼拜将文稿推还给他,摆摆手说:“不用再看了,我已领略这些文字背后的灵魂。”

孟子曰:“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。真正的君子,举手投足间,总能让人如沐春风,甘之若饴;而盛气凌人之辈,纵然有所成,却让人心生恐惧,避之不及。

人生越是在得意时,越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

虑问题,凡事从宽处着手,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下余地。

人最难得的修为,正是见过天地辽阔,依然体谅弱小。身在高位却能始终保持和颜悦色,才是一个

人最好的修养。

2

公元1079年,一场“乌台诗案”,让意气风发的苏轼沦为阶下囚,更导致多次贬谪。曾经门庭若市,而今亲朋无一字,出无所往,思无所归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落差,常人怕是早已哭天抢地,苏轼却将逆境视作修行,努力把失意的生活过出诗意。没有收入,他就开垦荒田,自食其力,与劳作农夫打成一片,于浅烟疏柳间自得清欢。

年过花甲流落海南,到了无肉可吃,无书可看的境地,苏轼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:“比抄得《唐书》一部,又借得《前汉》欲抄,若了此二书,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

没有书看,抄上两本书,也能自得其乐。他把半生失意揉进浮沉宦海,打捞起一生的才情与旷达。

古语有言: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”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,也没有永远的逆境。感怀伤时,非但于事无补,还会在不得自遣的怨抑中,错过本该有的柳暗花明。

看那些取得成就的人,都是默默行走一路,一路丢弃着委屈。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强大的垃圾处理

器,将外界的阴暗愤懑统统地压碎化解,不在灵魂内藏污纳垢,也不积压易燃易爆的危险心态,故而能够



自控,保持阳光健康的面貌。

黑夜前行,不妨抬头观漫天繁星。风雨如晦,那就享受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身处低谷,亦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

不必哭诉命运不公,只需调整心态,告诉自己黑暗到了极致,必有光明绽放。

学会善待自己,每次逆境就是一场修行,让你以更好的姿态迎接顺境的到来。

3

有人问禅师:“鲤鱼在没有跃过龙门的时候做什么?”禅师说:“在深潭寒水中修身养性。”那人又问:“跃过龙门后呢?”禅师回答:“行云布雨,滋润世界。”

人生也是如此,失意时修身渡己,得意时养性渡人。

在低谷时不为难自己,就收获了千帆过尽自从容的成熟;在

高处时不为难别人,就拥有了平易近人不自傲的修养。

洞见

生活沃土中开出的花



在搬迁前一定要亲手做顿饭表达感谢,“尖刀班”接受了邀请,却自己带去菜肴减轻他们的负担;父子俩共同参加“尖刀班”,儿子因为事故牺牲,父亲将痛苦埋在心底,没日没夜投入工作寄托哀思;班长老漆把“尖刀班”的年轻人视若己出,既严格要求,又宽厚包容,退休后“大人望过年”的一句感慨道出了隐藏的深情……

阅读《花开如海》的过程,就是接受情感潮汐激荡、洗礼的过程。田苹充分发挥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优势,以情感观照脱贫攻坚工作,在进行艺术转化时以情主导、以情渲染,感人至深。譬如,向洪森的故事就将全书的情感推向了高潮。“尖刀班”经过艰辛努力,修通了最偏远的十户山的公路。身患重病的85岁老党员向洪森为通车献上了一件特殊礼物,他将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个党费证交给了叶副县长。这位春树坪党龄最长的党员坚持参加特殊主题党日,到了最后一个环节,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重温入党誓词,“爷爷几乎是半靠在苏明儿身上,浑身都在颤抖,一旁的田子嫣帮着托起那只枯瘦如柴的手”。当他念完“宣誓人:向洪森”时,旁边的党员都落泪了。第二天,老人病逝……不需要议论或说明,党费证和庄严举起的右手已表达了一切:既有对信仰矢志不渝的坚守,也有身为共产党人的骄傲,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承诺。

这部小说以“双向扶贫”的叙事方式,塑造了一群在时代浪潮中成长的“新人”。假如转换一个

视角阅读这部小说,会发现它讲述的是几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“扶贫”中成长的故事。彭晓阳出身于普通家庭,勤奋务实,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,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和实践教育之后,他深刻领悟到必须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、民族复兴融合到一起,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。田子嫣家境优渥,一贯缺乏主见,经历了扶贫工作的风雨洗礼,她重新认识自己,活出了自我。富二代马一龙玩世不恭,后来被同龄农村女孩苏明儿不屈服于命运、永不言败的精神所感染,变得富有社会责任感。这群“90后”从城市来到乡村“扶贫”,帮助村民拔穷根、兴产业、易风俗、强文化;同时,人生阅历和思想观念“贫乏”的他们在复杂的乡村工作中接受锻炼和磨砺,重新认知社会、认识自我、审视死亡,在反思中领悟生命的意义,脱胎换骨成为“新我”。

“尖刀班”的每个年轻人都拥有双重身份,既是社会生活层面的“扶贫”主体,也是人生意义层面的“扶贫”对象。作家关注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成长,巧妙地通过“双向扶贫”叙事,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新的青年形象。

《花开如海》敏锐地将地域文化、传统文化融入时代价值建构之中。田苹没有以猎奇目光孤立地审视民俗风情,静止地描绘风情画、风俗画,而是将这些“奇观”置于“观看”的装置之内,融化在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之中,力图将古老的民俗风情与时代精神接通,激活其内在价值。

蔡家园

土家族作家田苹的长篇小说《花开如海》真实记录了鄂西地区一个扶贫“尖刀班”从入村调查到完成扶贫任务转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。作家多年参与脱贫攻坚工作,坚持深入山乡采访、调研,可以说基本摸熟了农村、吃透了生活、读懂了时代,终于完成这样一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厚重之作。

作品聚焦“尖刀班”的日常工作和生活,从“情”字入手,着力表现干群情、父子情、同事情,以小见大,折射时代进步,以情动人,讴歌人性美好,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鄂西“情歌”。扶贫干部用心用情为高山上的孤寡老人们解决后顾之忧,他们